



他是一名“80后”的普通小伙,在青春洋溢的年纪,他辞去工作,瞒着父母独自前往玉树义务支教,一呆便是六个年头,经历过恶劣环境的考验,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还曾两度留下遗书,可他从未后悔过,看着自己教过的孩子逐渐成才,他心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。虽然如今已回到山东老家,但他心里从来没放下过远在玉树的孩子们。

他是马广超,被孩子们称为“高原上的格桑花”,他用自己的六年青春为高原上的孩子埋下了一个理想,诸多希望。



马广超： 用青春点亮高原孩子的梦想

本报记者 高倩倩

瞒着父母毅然辞职 背起行囊西去支教

初见马广超,是在这一年的高考季,已经远离高考很多年的我们,若不是身边有要高考的父母或学子,也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一下紧张的记忆了,可马广超却依然很关注高考的信息,因为他当年在玉树支教时教过的孩子们今年有几个要参加高考了,他也通过微信等方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。

现在的马广超在泰安一家公司上班,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,他俨然习惯了这种“上班族”的生活,可是那远在玉树的孩子们和那些支教的回忆经常会浮现在脑海里。

2006年,马广超从山东潍坊教育学院大专毕业,各种支援西部教育的介绍铺天盖地,宣传页上孩子们的小脸微笑着,让他动了去西部支教的念头,但作为家里的独子,每次和父母聊起要去支教的话题都会遭到坚决反对。毕业后,他在青岛找了一份工作,待遇不错,也很稳定,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安定下来的时候,他从网上看到了“格桑花西部助学”项目,去支教的想法再次跃出脑海,工作一年后,他毅然辞职,拨通了相关网站上招募志愿者的电话。

2008年3月21日,拿着在青岛上班攒下的3800元钱,23岁的马广超瞒着家人,孤身一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,从泰安到西宁坐26个小时的硬座,再从西宁坐20个小时的大巴到玉树,想要到支教的村子,就只能搭顺路车,“有的时候一天都等不来一辆车。”马广超说,这一趟单程的路途就要最少三天的时间。因为舍不得坐飞机,在玉树支教的六年,马广超每次往返家乡和学校,都是采取这种交通方式。

签下支教“生死书” 最艰苦的地方 一呆就是六年

几经波折,他终于到了玉树教育局,他主动对接待人员说,要去最苦的地方,一切费用自己担,一切责任自己负,还签了一年的支教协议,工作人员考虑再三,决定偷偷地把他派往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囊谦县吉



马广超离开查荣学校。



马广超再回瓦作小学。



马广超辅导学生。



马广超与瓦作小学家长在一起。

尼赛乡中心寄宿小学,安排他搭乘进山运送物资的车辆,并悄悄地告诉司机将他放在吉尼赛乡,谁知道司机却忘了停车,阴差阳错竟将他一路带到了囊谦县条件最艰苦的麦曲村麦曲小学。

麦曲村位于海拔4600多米的半山腰,一年有近十个月下雪,最低气温达零下42度,没有自来水,没有电,手机没有信号,平常吃的蔬菜只有土豆和卷心菜。那晚,尽管穿着羽绒服,又盖了两床厚被子,马广超仍然冻得打哆嗦,伴随着严重的高原反应,头晕目眩,四肢发麻,恶心呕吐。

“那时,全校只有1个班级,2间教室,3位老师和4间近似危房的宿舍。”马广超说,当时学校里没有汉语课,孩子们说的是藏语,他听不懂,学校的老师帮他翻译了两堂课,后面就全靠手势和实物示范了。他跟学校一名会汉语的当地老师学藏语,慢慢地也能通过简单的藏语和肢体语言与学生沟通。

因为学校的任课老师有限,除了教授汉语,马广超还自动担任起了数学、体育等科目的老师。马广超说,因为教育观念落后,当地孩子的辍学率很高,他经常走几十里的山路去学生家家访,为的就是劝孩子们能重回课堂,“到最后有些家长都怕了我,在家门口远远地看到我就说‘明天一定送孩子去学校’。”

马广超坦言,最初去支教时,只想做一年,“当时只想把支教经历当做一次锻炼。”马广超说,但真正到了那里才发现,孩子是多么需要他。

2008年9月,当得知还有比麦曲更困难的地方,马广超离开了麦曲小学,来到只有一名代课老师的瓦作小学。“麦曲小学的孩子知道我要走,那天他们层层把我围住,不让走。”马广超说,也正是那一刻,让他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,在随后的这几年,他先后在玉树州的六所小学担任教师。

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两度给父母写下遗书

西去支教之前,马广超只知道当地的环境很艰苦,可真正到了那里,他才知道,条件远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差。在玉树支教的六年时间里,马广超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还两度给

父母写下遗书,如今聊起这些,马广超语气中都是轻描淡写,可那些经历却是脑海中深刻的回忆。

2009年4月,在吉来小学时,其他师生放虫草假,马广超一个人留守学校,结果患上水痘。“当地医疗资源较少,即便得了病,也都是自己硬扛着。”马广超说,当时真觉得自己要死了,孤立无援的他给父母写下了遗书。幸亏一位回校拿东西的教师发现了生病昏迷的马广超,把他背到一位藏医活佛那里,他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

2010年4月14日,青海玉树遭受7.1级强地震,正在囊谦县查荣扫盲中心支教的他紧急疏散学生并投入救灾,“当时很幸运,我所在的学校房屋没有一处倒塌,也没有一个人员伤亡,但我到重灾区去救援,还是很危险的。”马广超说,去救援的当天,他深夜给父母写了第二封遗书,并交给一位熟悉的大阿喀(大和尚),拜托对方,如果自己遇到不测就转交给他的父母。

2010年9月,一次偶然的机会,马广超结识了来玉树为灾区学生捐赠物资的香港志愿者曾敏杰,10月底,曾敏杰一行带着过冬物资从玉树前往瓦作、麦曲,就在距离麦曲80公里的路上,车队遭遇车祸,志愿者曾敏杰和杨浩不幸遇难,马广超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“都过去了。”说到这里,马广超语气中带着轻松,可从他的脸上看到凝重,“这些都是最好的经历,也让我收获很多,经历过那些之后,我就觉得,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马广超微笑着说。

虽然已经回到家乡近三年了,可马广超从未放下远在玉树的孩子们,“现在那边条件好多了,老师多了,硬件设施也改善了。”说到这里,马广超语气中满是欣慰,“这些年我在那边对那里的孩子更多是一种希望,我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,让他们有个憧憬。”

现在的马广超经常有冲动想着背起行囊再去趟玉树,可如今工作繁忙,他也要承担家庭责任,要顾虑的因素更多了些,“我还是挺佩服当时的自己的。”好在,他当初支教时教过的孩子们有一些已经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走出大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想到这些,马广超也很欣慰:支教的青春,是最无悔的岁月!